

李肇隆 整理

梅庄传奇



73
31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典名著丛书

梅庄传奇



梅 庄 传 奇

李肇隆 整理

梅庄传奇

李肇隆 整理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5印张 插页2 109千字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册

书号: 10113·424 定价: 0.80元

ISBN 7-219-00137-1

I · 44

目 录

足智多谋的胡派赖.....	(1)
顺嘴溜王光.....	(25)
大保保传奇.....	(33)
隐士刘道人.....	(49)
梅庄传奇.....	(61)
盘姓俊杰.....	(81)
逍遥楼闹鬼.....	(92)
半边胡子.....	(107)
蛇蚤马四的传说.....	(117)
穷父子斗阔财佬.....	(136)

足智多谋的胡派赖

听好多人说，从前临桂茶洞善良村，有个姓胡名琦珍的人。这人家里穷得没屁搽，早时却也上过几天私塾，懂得几句赵钱孙李。后来母死父亡，家境如风刮水洗，只好放弃追求功名，也学着使犁用耙，靠耕田种地过日子。哪晓得世道不公平，处处欺侮老实人。胡琦珍挨官人财佬作弄了几次，就下定了决心，世间弄我我弄人，在世专打抱不平。从此，他处处与财佬官家胡缠硬碰，搞得他们六神不安。财佬官家把他恨到骨髓里去了，就给他取了个难听的名字——胡派赖。

这胡派赖的名字一传出去，穷人晓得财佬官家也畏怯他三分，大家就更加喜欢胡派赖了，遇着什么难事，总爱找他想办法，出主意。胡派赖呢，只要是受欺侮、挨苦头的人相请，他都有求必应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名气越传越远。在方圆百把里的桂林府，就有好多好多关于他的传闻呢。

一、卖了山场砍大树

善良村旁边有座小山，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杉树，成材的起码有一二百苑，是一笔不少的收入。本来这座山自古以来，都是属全村人的。村里有户财主看到一山木材，想把

山场占为己有，就想出个鬼点子来，讲他算了个流年，要在这山场上圈祖，才能人丁安泰，所以要贱价收买这座杉木山。众人见他有钱有势，气得咬断了牙齿只好往肚里吞，不敢讲半句话。最后大家想来想去，就推选胡派赖去同财主商谈。

胡派赖受了大家的委托，这天吃罢早饭，就大摇大摆地走到财主家里。财主打听他是来商议山场的，装得恭恭敬敬的样子，又倒茶又备酒菜招待。酒过三巡，财主问：“大家愿意把山场让给我了吧？”

“愿意，愿意！”胡派赖点头说：“大家都同意了，山场一个，大小杉树一棵不留。只是那莛合抱粗的枣子树，众人不愿意出卖，想留着日后小娃仔也摘个把枣子吃吃。”

财主一听，大家只留一莛枣子树，笑嘻嘻的就答应了。接着就要胡派赖写卖山地契。胡派赖呢，也毫不打嗝，提起笔就写了起来，写到一半却停下了，脑壳抬起看着屋外的树出神。财主在一旁催他快写。胡派赖皱起眉头说：“那枣树的枣字，一下着急，我怎么想也写不出来了。”财主是个草包，斗大的字也认不得一箩，眼睛再鼓大些也想不出，心里又恨不得快点拿到契约，想了一想就说：“哎！那棵枣树最大，你就写成大字不就得了吗！”胡派赖眯笑着点了点头，继续挥笔写道：“山场一个，大树一莛不卖，小树一棵不留。”契约写好，财主一看心满意足，赶快把卖地契约收了起来。从此，财主就派人去把这片山场看管好了，既没有圈祖，也没有葬坟。

这年到了六月，众人饿得前心贴后背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胡派赖走到财主家，想帮大家求借一升半斗，哪晓得被财主大骂了一通。胡派赖气得汗毛都竖了起来，第二天大早他就邀起众人，扛起斧头锯子到山场砍杉树卖，让大家得

点钱，好买米熬粥喝。

财主见山场里的杉树挨砍去了一半，比割他的心肝还要痛。去阻止吗，一个人又势孤力单；不去阻止吗，损失又太大。想来想去，就跑到县太爷那里告了胡派赖一状。

县太爷接了财主的状子，马上派了差人把胡派赖传到了公堂。县太爷惊堂木一砸，大声问道：“胡派赖，你为什么带领众人，强砍财主家的山场？从实讲来！”

胡派赖装作惊讶地答道：“大老爷，你不要搞错哦，那些杉树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怎么算是强砍财主的树呢？”

财主听胡派赖一讲，抢着对县太爷说道：“县大人，这山场树木大家一概变卖给我，现有地契为凭。”说完，就把地契呈了上去。

县太爷拿着地契大怒道：“胡派赖，你们已把山场出卖给别人了，为什么还去砍伐树木？”

胡派赖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县太爷不要急，请你把地契看清楚。当初我们讲好，只卖山场和小树，大树一苑不卖，我们砍伐大树，并没有违反契约，望老爷明察。”

县太爷打开地契一看，果然见契约上写着“大树一苑不卖”。根据这白纸黑字，县太爷挥笔判决，山场的大树给胡派赖众人统统砍光。下次免得再因树木大小纠缠不清发生争辩。财主见县太爷是照契约裁判，只好悻悻着眼睛干吃哑巴亏。

胡派赖回村后，带起大家把山场碗口大以上的树砍得精光，把这些树分好卖了后，大家不光是这年六月有吃有喝，第二年六月，大家还过得爽爽快呢！

二、买油捞钱好过年

过了几年，村子里有五个人，因为财主逼债，把一家的东西变卖空了。到了年关，缸中无米，口袋无钱，实在想不出办法渡过这年关。胡派赖很同情他们的处境，说：“办法是有，不晓得你们依不依从？”

五个人齐声说：“人以食为天，求得肚子不空着过年，你胡伯伯讲什么，我们都依从。”

胡派赖正经地说：“只要你们喊我做爸爸，事情就好办啦。”

“什么？”大家都奇怪，不过还是点了头：“行，只要能把事情办好，我们就喊你爸爸。”

胡派赖见众人答应了，就告诉他们每人准备两对油篓，烂的、漏的油篓都可以。东西准备好了，就到百寿街去买油，五个人听说要去做油生意，又发愁地说：“我们连个铜边边都没有，哪里有本钱去买油啊！”胡派赖就嘻皮笑脸地说：“你们莫愁，只要记得喊我爸爸就得了。”

第二天，五个人按照胡派赖的交待，各自挑了一担油篓子，还带着一筒五十块用黄泥捏成的银元，用纸封得密密实实，一点也不透气。胡派赖就带他们来到百寿城里。胡派赖找了一个老相熟的客栈住下后，又把五个人安置到县衙门隔壁，一座蛮阔气的客栈里住了下来，然后告诉他们要如此，如此，这般，这般。听得五个人直笑。

这家客栈老板见年关已近，来了这伙做油生意的，当是财神爷上门，就忙不迭地招呼他们吃饭住宿。五个人呢，也

老板长，老板短的喊这问那，一餐饭工夫就跟老板混熟了。到了夜晚，五个人说，嫌客栈里人多手杂，就把各人带来的五十块封好的“银元”，托老板帮保管一夜。客栈老板讨好地连声说：“行，行啊！”第二天清早，五个人说要到街上买油，就把“银元”取走了。五个人取回“银元”，一不上街买油，二不穿巷进货，却回客房关上门，在里面开始押起宝来了。

老板见这五个客人取了钱却不去买油，有点奇怪，就走到房门边一听，里面吵吵嚷嚷的呢。这个叫：“杠子宝，三碗坤身，出麻子。”那个说：“挨了，挨了，又丢去了几十元。”一下又听到这个讲：“唉，真倒霉，再输我就没本买油了。”那个又做好人说：“不要紧，没本了我借给你。”开始还是小声小气，后来几个人就越喊越大声了。老板在门外听了，吓得心里紧张起来。这伙做生意买卖的，不去街上买油，拿着钱躲在房里开赌，县衙门刚出了禁赌告示，要是给隔壁衙门里的差役听到了，不光要把开赌的客商抓去坐班房，弄不好客栈也要挨个窝赌的罪名呢。老板赶紧走到门口喊道：“喂，你们要小心点啦，要是被隔壁衙门里的人听到了，要你们洗净屁股去坐牢。”

老板不喊还好，这一喊呀，那五个赌钱的嗓子更加抬高

了。县衙出告示禁赌是假，差役们想趁机捞点外水倒是真的。这伙做油生意的人在客栈里赌钱的声音，早就被几个差役听到了。等他们几个赌得正起兴时，几个衙役冲进客栈，气势汹汹地踢开房门，横抓竖扯，一顿工夫就把那五个“赌徒”挟住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把他们身上仔仔细细的搜了一遍，床上床下也翻得乱七八糟。翻来翻去，搜上搜下，

除了两个骰子外，连个铜边边都没看见，衙役恼火透了，凶神恶煞似的逼问：“你们把钱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这几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：“我们是没事做，玩耍玩耍的，哪里有什么钱？”

衙役哪肯相信，但又捞不到油水，就下了狠心要整整他们，于是不由分说，横推乱扯地把五个人押到县衙门关了起来。

胡派赖正在另一个客栈里坐着养神，忽然老板慌慌张张跑来说，有五个你们茶洞来百寿街买油的人，躲在客栈房里赌钱，被县衙门的差人抓进牢里去了。他一惊，跳起来大喊道：“哎呀，怎么出了这等事情，那五个都是我的仔呀！我叫他们来买油，哪个晓得他们来赌钱！如今遇着衙门的差人抓赌，那买油的钱还有个屁，还不挨差人抢光！”说着，他就急急忙忙跑到县衙门来，抓起鼓槌就猛地击起鼓来。

县太爷听有人击鼓告状，就马上升堂，叫差役把击鼓的人传上堂来。胡派赖走进公堂大声喊道：“老爷明镜高悬，为小民伸冤！”

县太爷问道：“你击鼓惊扰本县，有什么冤要伸？”

胡派赖苦着脸说：“我的几头牛挨抓进县衙来了，望老爷退还给我。”

县太爷一听，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面带怒色道：“荒唐透顶！胡说八道！这里是公堂，又不是看牛坪，怎么跑来这里找牛？”

胡派赖答道：“我听满街人讲，你们差人抓了我的五头牛送进牢房里来了！”

县太爷听了说：“一派胡言，我的差人只抓了五个赌钱的关起来了。”

“那就是我那五个蠢笨如牛的畜牲。”胡派赖装着非常难过地说：“县太爷，请你把那五个人放出来认认，如果是我那五个畜牲，一定要求你老人家严办。”

县太爷听胡派赖说话在理，就叫差人把五个赌钱的带到了公堂。那五个人一走上公堂，看见胡派赖，一个个就哭丧着脸争着大声喊：“爸爸，快帮我们伸冤！”

胡派赖走过去给五个人每人抠了一巴掌，又气呼呼地骂道：“你这几个不学正经的畜牲，叫你们带钱来买油，你们倒赌起钱来了！冒犯了王法，我打烂你们的屁股！”

五个人赶忙分辩道：“爸爸，我们五兄弟闲着没事做，是掷骰子玩耍，哪里就赌钱啦！”

胡派赖皱眉吐口水，又长叹了一口气，就对县太爷说：“大老爷，我五个儿子都没有分家，同锅吃饭，从来就不吵架的，听话得象小狗。我说呢，玩玩是有的，哪里就会真的赌钱？”接着他转过脸来对五个人道：“孩子们，那买油的钱还在吗？”

五个“儿子”齐声说：“都给县衙门的差人搜去了。”胡派赖听罢，显得愤愤不平地对县太爷说：“看他们嘻嘻哈哈，不听管教，县太爷抓他们，关他们就是了。但不能连他们贴身带来的五十元买油钱也搜去了呀。”

县役们听了，赶忙申辩道：“禀大老爷，小的们并不曾见他们的分文银元。”话刚落音，胡派赖和五个人可就不肯了，一口咬定他们被差役搜去了五五二百五块银元。

县太爷见他们争辩不清，就问：“胡派赖，你说你五个儿子各人带了五十块银元，有谁见过，可以出堂作证。”

五个人抢着说：“客栈老板可以作证！”

县太爷当即传令，把客栈老板叫来讯问。客栈老板来到

公堂，道：“确有此事。五个客人住宿以后，当晚怕人多手杂，各人把包好的五十块银元交给我保管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取走了。五个客人各有五十块银元，确实亲眼见过。不敢欺瞒。”胡派赖见有人作证，就步步进逼，严厉地说道：

“如果县太爷不责令差人把抢去的银元退还，我就要上告到府台大人面前，请他按公秉断。”县太爷平时也早晓得自己衙役们的胡作非为，如不退还银元，他们真的上告到府台面前，自己就要挨八百大板，想来想去，最后把惊堂木一拍，大声喝道：“衙役抢劫五个人的银两，必须立即退还，不然以重刑处置。”衙役听了，无法分辩，只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，万分不情愿地掏出以往敲榨别个的钱，赔了五个人的二百五十块银元。

胡派赖与五个“儿子”拿得银元，走出县衙门，客栈也没进，就溜风似地跑回茶洞来了。这五家没钱过年的人，同着胡派赖这一走，新年比别人过得还爽快得多了。

三、苏杭铺老板丢丑

桂林府西街口有间苏杭铺，里面摆满了绫罗绸缎，纺丝锦绢，成衣成裤，被面床单，是个很排场的铺子。开店的老板，是个锥子脑壳，墨鱼肚肠，铜钱看得比簸箕还要大的钱钻。别人到他的铺子里扯点布，他装出一副又热情，又讲义气的面孔，量布的时候，却要手段，吞尺寸，把布绷得紧紧的，一尺布满打满算，也不过得九寸零。就这样的短尺少寸，以次充优，白赚了百姓多少的冤枉钱，害得好多穷苦人家，一年到头辛苦积攒几个血汗钱，到冬天想买一件衣裤过

冬，被他一扣一拉，扯上的布无不嫌短，再拿下水一搓，裤脚就要缩短到膝盖。好多人对这铺子狠透了，但谁也没有半点办法可奈他何。

胡派赖听百姓个个说这家苏杭铺是吃人铺，心里早打下了主意，要给大家出口气。

有一天，胡派赖走到桂林城，东游西逛耍了一天。天麻麻黑的时候，就走到一个背眼地方，将外衣和裤子脱了，把借来的一件细布长衫穿在身上，打扮得阔里阔气的样子，一摇一摆地走进西街口的苏杭铺子里，东瞧瞧，西望望，最后看到上好的丝绸裤子，就要买一条。老板看他那大模大样，认定不是一般的人，以为财神高照，就赶快选了一条上等料子的裤子递给了他。

胡派赖接过裤子，故意地左翻翻，右看看，又在身上比比长短，试试宽窄，见买货的人涌来，老板递货忙不暇的时候，眨眼工夫，胡派赖就把裤子穿到身上了，然后抬脚一转身，迈开步子就走。老板看了急忙喊道：“哎，你还没给钱呢？”

胡派赖装着未听见，理也不理，直往门口走。老板急得赶上来，扯着他说：“先生，你还没给钱呢！”

胡派赖故作不知的反问道：“啊，要给你什么钱？”

“就是你身上穿着的这条裤子的钱呀！”老板着急地说。

胡派赖哈哈大笑了一顿说：“你这老板没有吃癩菌子，怎么讲起怪话来了。我从家里穿来的裤子，你怎么也要钱呢？怪不得别人讲‘苏杭铺里老板恶，秤砣过手少个角’哩！”

老板一听胡派赖赖账，脸急得发白，扯住胡派赖的长衫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，你身上穿的裤子，就，就是我铺里的！休，休想谋我的裤子！”



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两个人在铺门口吵嚷嚷的，不一会，围上来看热闹的人，把半条街都挤满了。

胡派赖故意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这老板吃人钱财真吃昏头了，怎么这等无理，我进你铺子随便看看，怎么就凭白无故地硬赖我谋你的裤子？真正岂有此理！众人就当场作个见证好啦，你在我身上搜搜，看找不找得出第二条裤子？”

一个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爱管闲事，就走上前，在胡派赖身上轻翻细摸了一遍，摸见他除了下身穿的那条细绸长裤外，连条内短裤都没穿。那人这么一作证，胡派赖就板起面孔大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，你讲我身上穿的这条裤子是你的，我从茶洞来到这桂林府城里，在大街上走来走去，难道连裤子都不穿么？你想诈人钱财想疯了，就含血喷人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围观的人听胡派赖说得句句在理，加上个个历来痛恨这苏杭铺坑人，所以都对胡派赖的话信以为真了。大家就你一言，他一语的反说老板是：“想敲竹杠，打油伙，太坏了！”

这时，胡派赖抓紧时机步步进攻，伸手抓住那老板的手说：“青天白日，在大庭广众之前，你就想敲我的竹杠，毁坏我的名声，我和你一起去见官，告你诬害好人之罪。”

老板见这个架势，自己凭证全无，如见官理论，定吃罪不少，就苦着脸，哀求道：“先生请放手，是我看……看错了人。”

胡派赖占尽了上风，这才说：“你短尺少寸，又以次充优，坏事做得多呢。要是恶性不改，哼！以后你总要挨算账的。”说罢，把老板的手一撒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那老板眼睁睁看着自己蚀了一条上等绸裤子，又挨臭骂了一顿，气得两眼发昏，差点吐血，但又好比哑巴吃了黄连，有苦讲不出口。

四、贪心财主反吃亏

皇天作梗，善良村接连三年大旱，岭上的草晒得一搓就变粉，山上的树叶干得点火就着，家家户户一年的收成没吃上两个月，鼎锅就挂起当钟敲了。这时，官府还派出差人下来征收粮税。大力街的财主见有机会敲榨穷人，也就到处帮助官府催粮，还要百姓把几年的粮税一齐交清，哪个违抗，就要送官治罪。

胡派赖看透了大力街财主的坏心眼是想趁机借贷，好谋夺穷人的田地山场，他就叫大家避开财主，由他应付。他想好了主意，就对差役说：“这大旱年成，田地歉收，百姓吃草根树皮过日子，谷子实在是拿不出了，不晓得交银子可不可以？”

催粮的差人听到百姓想用银子还粮，就象觅食的狗捡到了块猪膀骨，喜欢得嘴巴裂到了后颈窝，心里想，银子比谷子好收得多，揩点油水也方便些，就笑嘻嘻的满口应承了。

这天夜里，胡派赖就邀差人来到堂屋里，一起坐在桌子边，把几年各家各户该缴的粮税，算得一清二楚。后来，他就从桌子的抽屉里，摸出一小块银子，用小杆称过，拿棉纸包好，写明重量后，小心地将它放进另一边的抽屉里。然后又摸出一块，称好包好后，又放进另一边的抽屉。收粮的差人看到胡派赖如此鼓捣，把银子称了又包，包了又称，忙个不停的，眼睛鼓鼓地盯着那块块白银子直发愣，恨不得马上把它装进自己的口袋里。一直看到眼睛都睁不开了才上床去睡。